

吃茶一水间

桂人庆

因着那一首低吟浅唱的小曲，我对吃茶一事的看法竟变了几变。饮茶本是雅事，是极洁净清明的，那高冠博带的苏子就不曾在诗里写：“且将新火试新茶。”试想，在青碧山水的屏风后，于木几之上，炉火初温之时，煮茶焚香，自是无边风景。不曾想在遥远的苏杭，有一位女子，竟以茶入曲，浣衣时她伴着水声，用极温软的调子唱着：“钱塘江上是奴家，郎若闲时来吃茶，黄土筑墙茅盖屋，门前一树马樱花。”于此，吃茶除了文人的应酬外，竟也成了自由文化的传递。

大抵是从前吃茶随意了些，不曾于吃茶中得到一点滋味与精神上的消遣。吃茶，在乡间，是一种十分慷慨的应酬。但见炎夏之时，在郊外的桐树下，有人搭起乌篷帐子，摆起油亮的木椅木桌，一锅泡好的茶滋滋地漂着些清润的沫，氤氲起来，勾起行路人的乡思。这种茶在专吃茶的人看来，是茶中的下下品，它的茶叶炒得得过焦，冲泡后又泛着碎茶叶，是不值一

喝的俗陋之物。然而，那些戴着帽子，忙着赶路的人，却连连称赞，端起黄碗，撸起袖子，一饮而尽，茶的韵味将行路的愁苦洗刷干净。望望映在茶碗底部的桐花，再抬帽望望远处极悠远碧蓝的天色，心胸为之一展。这大概便是乡间之茶于我最早的教义了，遥想那温厚的情谊，爽丽的交谈，于一树障蔽之下，略浑的茶中荡着最清透的人间之情。

到了闲时，总也有人请我吃茶。他们不说“吃”，而说“饮”，茶的那一点无尽妙处便在这一字之间转移了。“吃”总含着一种淳朴深静的韵味，仿佛是将茶作了一日三餐、人生四季来对待，而“饮”总显得那么文绉绉的不近人情，倒像是一个大大的“茶”字将人压倒了。友人喜欢邀我品茶看卷，他家有藏书千卷，光茶之一类便有数十种。有写茶谱已被翻得发久，他便自己用纸卷裁成小小的叶子，在上面作画题字，有时是一枝茶花，薄薄的淡片裹着花蕾，极是娴静；有时则单题“茶”字，字形则变幻无尽，仿佛映着枯淡有度的茶之韵。我最喜他题的行草，一方寂静之上，墨色遥降，一点点洇透，落笔瘦而有丰致，如林和靖的暗香浮动月黄昏。与他相对饮茶，从净手，到点茶，一丝不苟，一气呵成，静气于胸臆之间涨落，作了万顷的月照。禅家说“月印万川”，那种澄澈的遍及之感，我正是于吃茶一事间，隐约于心中得知。茶孕于山间，得夜之清辉，昼之明澈，土之润养，民之侍弄，早已得了最为透彻之性灵，且以沸热的井水或山泉，冲泡茶心，自然也有了十二分之唤醒、十二分之清心了。嵇康有琴歌，名士仙气，自不可抵，吾且戏作茶歌，聊佐清欢：绿叶兮清波，清波兮窃月，窃月兮芳泉，芳泉兮袞予。

吃茶一水间，吃的是泉与叶、叶与心之舒卷有致。犹记乡间之茶，总是取去冬的初雪之水，盛于瓦罐之中，藏于地窖下。午阴秋凉，夏绿冬藏，竟也酿出绝佳

的茶引。外婆总喜欢以雨后龙井冲雪水喝，茶沫清而香，香而不腻，看似蜷缩的叶，经过炉水之冲点，清气使茶碗微微湿润，像在上好妆的美人面纱遮了一层月色，舒窈皎兮，宛如一场浮生大梦，游于江上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在眼前成形，倏尔间又如裂帛般散落。吃茶时，外婆一定要听四季歌，缓慢而柔嫩的声腔，伴着茶之劲，有种说不出的美感。她的银镯子在腕上戴着，偶尔触着茶碗，叮叮当当，像是隔着千年闻到的丝竹。茶有韵，也有腔，外婆总说，我们喝的茶是慢慢唱出来



水云间 盛近 摄

的，她说早年跟着曾祖喝的许多茶，是喊出来的，但听茶入水中，窸窣窸窣，起初是低吟，其后则愈来愈响，作了天地间的吼，似是在吼一腔不平，又像是对着远山话自己的生平。吃茶，仿佛就是吃那些舒然倾泻在心头的许多禅思。

白香山曾如此写茶会：“坐酌冷冷水，看煎瑟瑟尘。”已将吃茶人的丰姿神韵尽数描出了，吾亦曾于茶舍中遇一真正爱茶爱琴之人，老先生年过六旬，尤精茶艺，于茶艺上也颇有造诣。某日，我们携了茶具、茶炉，到了山间去。时至春日，万物鸣啾，溪桥之上，郁郁葱葱的长着许多美丽的林木，风景极佳。他择一山泉，随即便以石为架，以木为柴，升起炉火煮泉，一边在一旁从容抚琴，他的琴极古雅，上面漆着凤凰花纹，又于质朴中增添了几分雅致。临溪而深，茶香伴着一曲《扬州慢》，已将人心逗引至无穷远处了。点茶时，茶壁微鸣，丝丝入耳，泉声轻喃，与山水做着最透彻的应和。于此际，闻茶语，虽近犹远，虽映实质。撇开茶沫，茶水清散，却又汇聚于中央，细品是并非纯是武夷之茶，而夹有淡淡的荷香，起初尚且不觉，品至最后，终究于武夷仙气中寻到一抹荷之幽韵冷香。古人有好茶事者，曾于茶谱之上记载茶之独特制法，即将茶叶以丝绸包好，置于含苞待放的荷花之中，三宿之后，荷之香染茶，吃茶时则可兼收茶叶之芳醇，并荷之静气。但见冷冷之水，一取一和，已显造化之妙，陶观者之心了。

一水之间，一瓢之饮，竹杖毛篱，却可息平生，张可久归隐之后，就曾于山水之间自问自答：“山中何事？松花酿酒，春水煎茶。”无可皈依处，则茶是归隐处，于茶中总能寻得那份静淡自守的回甘、慷慨人世的侠气，以及一份寻求超脱的出世之心。茶世界，又何尝不是人世界，吃茶一水间，且看渔樵之上，余水慢慢煮，将那一份清静之意凌然奏起。

燕子剪春风

魏霞

经典的一身素简，黑色的燕尾服，白色的领结，擎着把黑色的小剪刀，似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裁缝，上下翻飞，左右开剪，刷刷刷，剪跑了寒，剪回了暖。寻来绿绸缎，裁剪出一袭长衫，给河边的柳穿，柳水袖轻舞，风度翩翩；找来粉色的纱，裁剪出一朵朵花，给满山的桃树戴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不经意间，裁剪出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季节。

院子里，奶奶梆梆地敲着豁了沿儿的鸡食盆，芦花老母鸡闻声领着小鸡咯咯地一路小跑地奔来，鸭子也不甘落后地摇晃着肥胖的身躯走来。一院子的春阳，一院子的鸡鸣，一院子的热闹。嘁嘁喳喳，燕子初来语更新，长短高低不同的音符似清晨的露水自空中滴落，奶奶一抬头，门前的大梧桐树上停着两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欢快地朝着她鸣叫。

“燕子！”奶奶脸上的笑铺展开来，热情地问候：“来了！”像跟左邻右舍的熟人打招呼，又忙转身打开堂屋门，似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那叫声更欢快了，“嘁嘁喳喳，嘁嘁喳喳！”然后绕树三匝行见面礼，之后如箭矢一样一个俯冲，绕过院子里的鸡鸣，飞进了堂屋。

堂屋梁上的旧巢还在，土色、皿型，像一只老粗瓷大碗，上面落满了时间的尘，落满了清明的阳光，也落满了奶奶慈祥的目光。年前，父亲举着绑了木棍儿的笤帚扫房子的时候，奶奶在一旁千叮咛万嘱咐：小心，别捅着小燕儿窝。

“燕子回来了。”奶奶满面春风地告诉干活回家的父亲，那神情仿若在说家里新添了一件喜事。

燕子是一种吉祥鸟。“燕子来家做个窝，喜事多又多”，因此，燕子深受家乡人的钟爱：给自家的小女儿取名为“燕子”，贴在墙上的年画是“桃红燕舞春意浓”。女孩子到了摆梅之年，眼睛里蓄满秋水的波光，内心里

春水荡漾，燕子飞来枕上，枕套上用五色丝线绣出的是轻盈飞舞、成双成对的燕子。到了嫁娶那天，大红的对联上写的是“飞凤呈祥，君子好逑迎淑女；燕子纳福，佳人风姿配贤郎”。

燕子是一种恋旧的鸟。北方的冬季天寒地冻，没有了让它们果腹的苍蝇、蚊子、蝗虫之类，为了生存，它们不得已背井离乡远走他乡，待到第二年北方气温回升，它们像是不忘故乡的游子，不管远隔千山万水，都会执着地飞回北方，飞回到自己的巢中。

“燕”的本义是指玄鸟，即燕子，燕引申义是安。燕子用嘴衔泥，精心筑巢，然后生儿育女，辛勤劳作，燕子是安居、顾家的象征，所以很多跟“燕”有关的词，都有美好的意象：莺歌燕舞、燕俦莺侣、新婚燕尔、燕燕莺莺……

文人墨客也喜欢燕子。燕子带着几缕墨香早就出现在了《诗经》里，“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……燕燕于飞，下上其音。”临歧惜别，情深意长，在这里，燕子和雕鸮一样成了爱情的象征；“莺莺燕燕春春，花花柳柳真真，事事风风韵韵。”几只黄莺、几只春燕、一片明媚的春光、几朵红花、几棵葱绿的柳树，这样的春天令人着迷。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一切必然要消逝的美好事物都无法阻止其消逝，但在消逝的同时仍然有美好的事物再现，生活不会因消逝而变得虚无，春暖燕归，惠风和畅，又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